

· 古希腊原文直译 ·




理想国



【古希腊】柏拉图 著

顾寿观 译 吴天岳 校注

 岳麓书社

· 古希腊原文直译 ·

理想国

【古希腊】柏拉图 著

顾寿观 译 吴天岳 校注



岳麓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想国/(古希腊)柏拉图著;顾寿观译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
2010

ISBN 978-7-80761-373-2

I. 理... II. ①柏... ②顾... III. 古希腊罗马哲学
IV. B502.2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9807 号

理想国

作者:[古希腊]柏拉图

译者:顾寿观

校注:吴天岳

责任编辑:彭卫才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山和水工作室 刘 峰 刘 涓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00×1000 1/16

印张:33.5

字数:510 千字

印数:1—5,000

ISBN 978-7-80761-373-2/B·54

定价:38.00 元

承印: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❖ 编校说明 ❖

顾寿观先生的《理想国》译本成稿于 20 世纪 80 年代。原稿以多种希腊文文本为底本，参考了多种英、法、德译本和注本。此次校注借鉴了晚近二十年西方柏拉图研究的进展，进一步参考了最新的西文和中文译本，力争在如实呈现顾先生严谨的译文的基础上使其更加精准，能为汉语学界的柏拉图研究提供可信的参考。^{〔1〕}

校订对原稿的改动主要集中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上。柏拉图的哲学学说，尤其是《理想国》中的相关讨论，无论是涉及形而上学还是伦理学，历经 2000 余年的深入研究，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定论。为了帮助汉语读者了解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在这部巨著中的原貌，在校订的时候力求统一相关术语的翻译。但有个别概念，如形式（εἶδος, ἰδέα）、善（好 ἀγαθός）、美好（美、美丽 καλόν）、理性（理性思辨 λόγος）等，含义丰富，难以用一个汉语词汇来适应所有语境，则在尊重顾先生原译文的基础上，尽可能统一，同时加注希腊原文以提醒读者。有兴趣进一步研究的读者，可以参考书后所附的主题索引参照原文和其他疑问作深入考察。

顾先生行文力求贴近原文语序、语气，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汉语表达的流畅，以至或过于支离，或过于冗赘。校订时为保持原译文的文风，仅在汉语译文有明显的错误，或者影响文意的表达，或者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时，才作一定的增删调整，并且加校注说明。书中专名的翻译如与通行译名差别过大，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注出通译，以备参考。个别语句顺序调整，一些虚字的删增、标点的更改不再一一加注。

〔1〕 本书译者和校注者所参考的各种《理想国》版本，请见附录。

此外，原稿中还附有大量的注解，主要是针对个别语句或者概念的翻译。顾先生往往罗列出七八种不同的西文翻译或者解释。为节省篇幅，仅在相关的译文比较或者文本校订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的要旨时，才予以保留。其他地方则仅在校注中表明是依据何种读解，不再注出相关的西文原文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编码自行查对原书。

吴天岳

2009年7月26日于燕园

目 录

001	第一卷
056	第二卷
103	第三卷
159	第四卷
208	第五卷
267	第六卷
319	第七卷
367	第八卷
412	第九卷
454	第十卷
501	《理想国》的版本和翻译
504	主题索引

第一卷

苏格拉底在本狄斯女神节日庆典的集会上^[1]

[327a]

I 昨天，我和格劳康，阿里斯通的儿子，一起走下去^[2]到普埃依拉埃厄，既为了去向女神致祷，并同时也是要去观看，他们将如何庆祝这个祀神的节日，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举行这个祀典。当地居民的仪仗，诚然，在我看来，是壮观的，但是应该说，塞拉克^[3]人的队伍也毫不逊色。致了祝祷，又观看了仪礼，我们就离开，向着城里走。波策玛尔科，凯帕洛的儿子，远远看到我们正在向着回家的路上走，就差他的小厮奔跑着过来命令我们停下来等候他。那孩子，从我的后面拉着我的衣襟，“命令你们，”他说，“波策玛尔科命令你们等待他！”我转过身来问他的主人在哪里，“那，”他说，“这一位正在后走来呢。可是就请你们等一等吧。”“那，我们且就来等着。”格劳康在一边说。

[327b]

不久，既有波策玛尔科，也有格劳康的兄弟阿黛依曼特，也有尼基

[327c]

[1] 校注：原文并不包括小标题和小节号，疑出自 E. Chambry 的法译本或 Adam 评注本。顾先生的译稿中仅第一卷有小标题，现依仍其旧。

[2] 校注：顾先生此处原译作“去”，希腊原文为 κατέβην，意为“下去”、“下降”，常指从高地到海边。而普埃依拉埃厄海港在雅典城西南约六公里处，故改为“走下去”更接近原文字义。在后文中，顾先生也将其同根分词 καταβαίνων 译为“走下来”（cf. 328c6）。沃格林对此词有一段较为随意的发挥，参见《〈王制〉要义》，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06，164 页以下。

[3] 校注：通译色雷斯。

阿的儿子尼凯拉特，以及还有一些其他人都来了，看来是从游行队伍里出来的。

那波策玛尔科就说：“呀，亲爱的苏格拉底，我看你们是已经向着城里走，是想要回去哩。”

我说：“你可是的确没有看错。”

“那么，”他说，“你看到我们是多少人了？”

“这，”我说，“那还能不哩？”

“那么，”他说，“这样吧，或者你们来胜过了我们，或者，你们就留下。”

“那就，”我说，“难道不还留有一个可能么：如果我们把你们说服了，应该放我们回去？”

“难道，”他说，“你们能够说服耳朵不听的人么？”

“这个，”格劳康说，“可是真的不能。”

“那么，”他说，“告诉你们，我们是决定不听，这点你们可以肯定。”

[328a] 这时那阿黛依曼特在一边。“那么，”他说，“是不是你们竟真的不知道，今天傍晚将有一个骑在马上祝祀女神的火炬赛会么？”

“骑在马上？”我说，“这可是一件新鲜的事哩。是人们把火炬拿在手里，拍马竞奔，争着把它一个传给另一个？或者，要不然，你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波策玛尔科说，“而且，此外还要举行通宵的晚会哩，那可是值得一看的。这样，我们在晚餐之后，就可以起身出门，我们可以观看晚会，并且，在那里我们将和很多年轻人相遇，我们将举行会晤

[328b] 和交谈。你们就留下吧，也别再作什么推托，犹豫了。”

而这时，格劳康在一旁。“看来，”他说，“是必得留下了。”

“既然，”我说，“事情看起来^[1]是这样，那就让我们这样做！”

凯帕洛和苏格拉底的谈话，关于老年的烦恼

[1] 校注：此处原文为 δοκεῖ，故增补“看起来”这一短语以贴近原义。

II 这样，我们^[1]就来到波策玛尔科的家里。在那里，我们遇到了吕西亚和埃宇修代蒙，他们是波策玛尔科的两个兄弟，以及还有，当然，特拉需玛科，他是卡尔凯度尼奥地方的人，以及还有属于帕埃阿尼厄部族的克哈尔曼蒂苔，以及阿里斯托纽莫的儿子克策依托逢，以及，还有凯帕洛，波策玛尔科的父亲，也在家里。依我看来，他是老多了。说来也是，从我上次见他，至今也已确有一段时间了。他，头上戴着一个花冠，坐在一张那种带有枕褥的靠椅上，显然，是方才刚在庭院里做完了祭献。这样，我们走近他，在他边上坐下；因为在那里，四周围成一圈，放着几把椅子。

[328c]

一看到我，凯帕洛就高兴起来，和我招呼，说：“亲爱的苏格拉底，你可不经常走下来，到普埃依拉埃厄与我们作客哩；可是你应该这样。因为，如果我还能够轻轻地到城里来，那就无须乎你来这里，而是我们会来看你了。但是现在，你应该更经常地到这里来；因为，要知道，对我来说，愈是别的有关肉体的快乐渐渐消减，也就愈是欲求（ἐπιθυμῖαι）朋友间的讨论交谈（λόγους），并且愈是感到它的欢乐和愉快。因此，不要推辞，请你既和这些在座的年轻人相往还，也经常来这里串访和探望我们，就像是来到朋友和完全的家人中间一样。”

[328d]

“可是，”我说，“说真的，亲爱的凯帕洛，我也是很喜欢和上了年岁的人们谈论探讨的；因为，按我想，我们应该向他们探听，就像，可以说，他们是某条道路的先行者一样，而这条路是我们，也许，有一天也将要走的。我们要从他们那里知道，这是怎样的一条道路：是崎岖险阻，还是平坦康庄？同样的情形，因此，如果可能，我也愿意正是从你那里得知，那所谓——用诗人们^[2]的话来说——‘处在老年的门槛上’这种状况，在你看来是怎么一种情形——因为显然你是到了这个年龄——是不是它是生活中的一个痛苦的历程。或者，还是你对它更有些什

[328e]

{1} 校注：此处顾先生用“就朝着回家的路上”来译 οἴκαδε 这一副词，然而根据此处文意，其所指实为波策马尔科的家，而不是主语“我们”的家，故删去以免歧义。

{2} 校注：据 George Leroux 的译注，此处的诗人指荷马及其他史诗作者，参见《奥德赛》XV，246；《伊利亚特》XXII，60 和 XXIV，486。

么别样的说法？”

- [329a] III “是，”他说，“亲爱的苏格拉底，凭宙斯的名，我是要告诉你我关于这一点的看法^[1]的。因为，我们有些人，由于年龄相仿，正应合着那古老的谚语所说的，也就经常聚集到一起^[2]。而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，当他们相聚在一起时就哀叹，埋怨。他们惋惜和渴念那些在青年时代中的快乐，回忆和追思往昔的女色欢爱、饮酒作乐、华筵盛会，以及一切其他与此相类的事；他们愤懑不平，似乎是被剥夺了什么了不起的重大事物了，似乎在那时候才算是真正的生活，而如今则甚至不能算是过日子了。他们有一些人，甚至抱怨和叹息，他们的亲属家人，由于他们的年龄而对他们产生的轻慢和凌辱；并由此，就像唱一本经一样，不停地絮叨，把老年数落成是造成他们一切不幸的万恶之源。但是，在我看来，亲爱的苏格拉底，他们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去责难。因为如果果真这是原因的话，那么同样，我，出于我的老龄，也该经受所有这同样的一切了，并且所有其他凡是达到了这样年龄的人也都该是这样了。但是事实是，我既曾遇到过很多别人，他们的情形并不是这样，并且特别是有一次我曾和索福克策^[3]，那著名的诗人，相遇在一起，有一个人正在问他，说：‘呀，亲爱的索福克策，你对于女色欢爱^[4]的能力怎样了，你还能够和一个妇人在一起么？’而他答道：‘嘘，朋友，小声点；没有比，我告诉你，摆脱了它更使我高兴的事了，可以说，就像是摆脱了一个疯狂的、残酷的暴君。’他的这番话^[5]，我不但
- [329b]
- [329c]

[1] 校注：顾先生将 *μοι φαίνεται* 译为“我的感受”，而该词原意指某物对我的显现，引申为在我看来某物似乎是什么样的，故改译为“看法”。

[2] 校注：据 George Leroux 的译注，柏拉图在其他对话中也提及这句谚语，即“年岁相仿的人们常相聚”，参见《斐德若篇》，240c。

[3] 校注：通译索福克勒斯。

[4] 校注：此处原文 *τὰφροδίσια* 原译为“爱情”，而前文中则译为“女色欢爱”（329a6），显然后者在这一语境中更贴近原意，故改之以保持前后一致。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，希腊人的性爱并不局限于女色或异性，参见 403a，故后文中译为“情色”。

[5] 校注：原译作“这个说话”。

在当时，而且现在也一样认为真是说得好极了。因为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在老年，对于这样一类的事情就有了足够的安宁和自由了；一旦欲望（ἐπιθυμίας）^{〔1〕} 停止逼迫和肆虐，而平和，驰缓下来，可以肯定地说，索福克策的话语就得到应验——我们就从无数的狂暴的暴君们的手中得到了解放。但是，不论是关于这一类事情还是关于有关亲属家人的问题，唯一有责任的原因，亲爱的苏格拉底，都不是老年，而是人们的品格（τρόπος），如果人们是正直守矩的^{〔2〕}，随和知足的，即使老年，也只是略有不便而已，而如果不是，那么，亲爱的苏格拉底，不论老年还是青春年少，对于这样的人都是难堪的。” [329d]

IV 而我，听他说了这些话，对他十分赞叹，为了想让他再说下去，我就设法推动他，说：“亲爱的凯帕洛，我担心，每当你这样说话时，大多数人恐怕未必赞同你的说法哩。他们大概会认为，你老年过得轻快，并非因为你的品格^{〔3〕}，而由于你拥有大量财产；因为有钱人，他们说，有很多安慰^{〔4〕}。” [329e]

“是，”他说，“你说得对，他们是不同意；并且他们的话是有点道理的，只是绝不如他们所想像的那么有理而已。相反，脱海密斯托克策的话才是说对了呢；后者，当一个赛利夫人在他面前出言不逊，说他的盛誉并不来自他自己，而是来自他的城邦，回答说，的确，如果他自己生在赛利夫，他将不可能成名，但是他，那个赛利夫人，即使生在雅典，也是不可能成名的。这句话，对于凡是并不富有，而遭老境又牢骚满腹、情怀很恶的人，可以说是最为切中的了；因为，一个和易明达的人，将不能一贫如洗而履老境如夷平地，而同样，一个不能明达的人， [330a]

〔1〕 校注：原译作“情欲”。而在后文有关灵魂三分的讨论中，我们将看到这一灵魂能力或欲求所涉及的并不止于性欲，尽管在日常语用中它带有强烈的性暗示。

〔2〕 校注：原译为“明智谦恭的”，此处原文 κόσμοι 源于 κόσμος，与宇宙及其秩序相关，故改之。

〔3〕 校注：原译作“性格”，改之以同上文（329d）保持一致。

〔4〕 校注：原译作“乐趣和安慰”，“乐趣”一词为希腊原文所无，故删去。

虽则富有四海，也终将未必能与他自身和悦相处。”

“可是，”我说，“亲爱的凯帕洛，你拥有的财富，大部分是你继承来的，还是你自己挣来的？”

[330b] “你是问我，”他说，“亲爱的苏格拉底，我自己挣得了什么？在产业经营上我处于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之间。因为，和我同名的祖父，他继承了与我现在拥有的数量约略相等的财产；之后，他把它增值为这个数目的好几倍；吕沙尼亚，我的父亲，但是，把它减少到还不及现有的水平；而我呢，我觉得很高兴，如果我将留给这些孩子以不少于，而是稍稍地略多那么一点于我所继承来的。”

[330c] “为什么，”我说，“我要问你，这是因为我看你似乎并不十分珍视钱，而这一点，一般说来，凡不是自己挣来财产的人都是这样的；而谁要是自己去挣得了财产，和别人相比，也就双倍地喜爱它。因为，正像诗人珍爱他们自己的诗作，又像父亲们喜爱他们的儿子，同样，凡是自己挣得了财产的人，他们认真热爱他们的这一份财富，就像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（ἔργον）；此外，他们热爱它，还因为它有实际的用处，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。就这样，因此，和他们相处可就困难着哩，他们除了他们的富有，不愿意赞美任何其他！”

“你说到了实情。”他说。

[330d] V “情形就是这样。”我说，“但是请你再告诉我这样一点：从你拥有着大量财富这件事，按你看，你由此得到的最大的好处（ἀγαθόν）是什么？”

“这个，”他说，“说来恐怕我未必能使很多人相信。因为，”他说，“亲爱的苏格拉底，你要知道：当一个人渐渐地愈益意识到他的生命有一天将要終了，这时候常常，对于某些过去从未想到的事，有一种恐惧和思虑盘桓在他的心头。那些人家常说的关于地狱阴司的故事（μῦθοι），说什么一个人在这里行了不义，就要在那里受到报应，等等，[330e] 尽管迄今一直是只当作笑谈来看的，此刻却来骚扰他的灵魂——莫非这些也会是真事么？而他本人，或者由于受到年老体衰的影响，或者，很可能，也是因为现在离那个彼岸已经更加接近了，因此看那一切也就显得格外真切。总之，就这样，他变得充满了疑虑和恐惧，开始自己忖

度，盘算起来，并且认真注意，看看自己是否曾在什么事情上对什么人有过不义。就这样，一个人，凡是在他的一生中发现自己有过很多不义之事的，那就甚至在睡梦中，就像是孩子一样，经常由于惊恐而吓醒过来，日日生活在不祥的预感中；而相反，谁，凡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觉察不到一点不义之事的，就永远有一种甜蜜的、吉祥的希望伴随着他，一种抚慰，保育着他的老年的希望，正如品达，同样，也是这样说的。因为，亲爱的苏格拉底，我要告诉你，这位诗人的这一句话说得是多么美好啊，他说，谁要是正义地、虔敬地度过他的一生，就 [331a]

‘愉悦着他的那颗心，抚慰着他的老年的，
伴随着他
有一个甜蜜的希望；——希望，它最有力地统驭着
尘世凡人们的变化不定的意想^[1]。’

他的这些话说得是何等出奇地美好！而我，正是就着这个意义而说，认为一个人拥有财富是有着莫大的价值的，不是对于任何人而言，而是说对于一个明达的人；因为，一个人既不必非出本愿地被迫去进行欺诈和诳骗，又不对于神灵负欠着什么祭献，也不对于任何人负欠着金钱，从而不必惊慌恐恐地离开这里去到另一个世界，正是在达到这一点上，拥有财富这件事对于人们有着巨大的贡献。当然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用途；但是权衡对比之下，我认为，正是在这一点上，亲爱的苏格拉底，对于一个心智明达的人来说，财富有着最大效用。” [331b]

正义是在于归还债务么？

“亲爱的凯帕洛，”我说，“你说得真是好极了。但是，关于这里的这一点，也就是说你所说的正义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说它，简单平白地（ἀπλῶς）^[2]，就是诚实地说真话，以及，如果一个人从什么人那里拿了 [331c]

[1] 校注：据 George Leroux 的译注，此句引文具体出处已不可考。

[2] 校注：如下文所示，苏格拉底在此拷问传统的对正义的定义（ὄρος），通过一系列例子来追问其是否具有普遍和绝对有效性，因此，此处的 ἀπλῶς 一词不仅仅指简单地，同时也是指绝对地，无条件地。

一个东西就要归还它，还是，所有这些事情，有时候，固然，做起来是正义的，而有时候却是不正义的呢？我举下面这种情形为例：我想，谁都会说，一个人，如果在一个朋友清醒的时候从后者那里取了武器，当这个朋友疯了，向他索还时，那就，他既不应该把这样的东西再归还给他，并且，谁要是去归还给他，谁要是对于一个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要把一切真情都去告诉他，谁就不能算是正确的，正义的。”

[331d] “你，”他说，“说得很对。”

“因此，这样并不是正义的定义，也就是说，说真话，以及，凡是一个人的东西，就要归还。”

“可是，”这时候，波策玛尔科插进话来，他说，“亲爱的苏格拉底，它就正是这样，如果，也就是说，至少我们还应当相信西蒙尼代的话。”

“那就，”凯帕洛说，“正好，我把这个讨论移交给你们；因为我现在应该去照料我的祭献了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”我说，“这个波策玛尔科就是你的^[1]继承人了。”^[2]

他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可不是哩。”接着，就兀自朝着祭献的牺牲走去了。

[331e] VI “现在，”于是我说，“很明显，就该请你，你这位继承讨论的人来讲一讲，西蒙尼代，在谈到正义的时候，他说了些什么，并且你何以^[3]认为他是说得很正确的呢？”

“这是，”他说，“这样：凡所该负于人的，还之于^[4]人，是之谓正义；他这样说，因此，至少在我，认为他说得是很好的。”

“这个，”我说，“当然，要是说到西蒙尼代，那可是不能随便怀疑

[1] 校注：此处删去“所有的一切”，其乃原文所无。

[2] 译注：我们的译文依 Chambry, Shorey, Jowett—Campbell, 作 ἔφη ἔγω, ὁ πολέμ; Adam 作 ἔφη, ἐγὼ πολέμ. 校注：据 Slings 本，此处作 ἔφη, ἐγὼ, ὁ πολέμ, 与 Adam 本大致相同，当译为：“难道，”他说，“我，波策玛尔科，不是你的继承人吗？”

[3] 校注：原译文作“并从而你”。

[4] 校注：此处删去“每一个”。

的；因为这是一位智慧的而且有超凡灵感的人。然而，至于他这样说，他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你，亲爱的波策玛尔科，很可能是知道的，而我，却不知晓哩。因为，有一点很明显，他所说的，不可能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也就是说：一个人既已存放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不管这是谁，即使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来索取，也应予归还给他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那当初一个人所存放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无论怎么说，却总是一件该负的东西；你说是这样么？” [332a]

“正是。”

“可是，当一个人神志不清时要来索还，那时却是无论如何也不应予以归还的？”

“不错，”他说，“是这样。”

“那么，看来很明显，那西蒙尼代所说的：把凡所该负于人的还之于人是正义的，这话不是上面这样的意思，而是另有所指的。”

“是，”他说，“凭宙斯的名，是另一个意思；因为对于朋友们，他认为，凡是朋友就都该负着一个义务，即：有益朋友^[1]的善举他们应该去做，而有损的恶事丝毫不做。”

正义是在于有利于朋友而有害于敌人么？

“呀！”我说，“我懂了。因为这就并不是在把凡所该负的东西还之于人了，如果有谁把金钱还给一个当初存金的人，只要，也就是说，这种归还与这种接受都成为了有害的事，而那收受的人与那归还的人又是朋友的话——你是不是说，那西蒙尼代的话正是这样说的？” [332b]

“完全不错，正是这样。”

“但是这又该怎么说？对于敌人们呢？如果碰巧有一个什么该负的东西，那是应予归还的么？”

“完全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至少是那该负于他们的东西；而我以为，从一个敌人那边负于一个敌人的，也正就是那适合和配称于他的东西，这就是：某种损害和恶（κακόν τι）。”

[1] 校注：“朋友”为校订者所加。

Ⅶ “那么，看来，”我说，“著名的西蒙尼代是曾把何谓正义说得像诗一般地令人费解了。因为，从各方面看，他的意思是要说：把凡所适合和配称于每一个人的还之于他，是正义的，而前者〔1〕，他称之为凡所该负的。”

“是，”他说，“否则你怎么理解呢。”〔2〕

“那么，”我说，“凭宙斯的名，试问，如果有一个人问他：亲爱的西蒙尼代，人们称之为医学的技艺，这是一种把什么样的该负的并且适合、配称的东西归还给什么东西的技艺呢？〔3〕你想他会怎样回答我们？”

“很清楚，”他说，“这是把药品、食物和饮料还之于躯体的技艺。”

“又，这是把什么样的该负的并且适合、配称的东西还之于什么的技艺，人们称之为烹调的技艺？”

〔332d〕 “这是把佐料归之于菜肴的技艺。”

“很好。那么，那是把什么归之于什么的技艺，人们将谓之正义？”

“说真的，”他说，“如果我们，亲爱的苏格拉底，要和前面所说的保持一致，那么这是把利益归之于朋友，而把损害归之于敌人的技艺。”

“那么就是说，一个人对于朋友们行善，对于敌人们行恶，这就是他所说的正义？”

“我想就是这样。”

“那么，如果朋友们在病中，就疾病与健康这一点而说，谁最有能力能够有利于他们，而敌人们如果病着，谁最有能力能够为害于他们？”

“这是医生。”

〔332e〕 “而如果他们漂洋出海，就面对着海上的风险这一点说，是谁最有

〔1〕 校注：原译文作“后者”，当为笔误。

〔2〕 译注：332c ἀλλὰ τί οἶεῖ 句，各种译本不同，Adam 及 Jowett—Campbell 各有注。校注：此处或可译为“一个实质性的文句”：“那么，你是怎么认为的呢？”

〔3〕 校注：原译文作：“这是一种把什么样的该负的并且适合、配称的东西归还给什么东西的技艺，它是人们称之为医学的技艺的呢？”过于拘泥希腊原文结构而不易明了。